



何立伟 文 / 图



当影子和心事来到家门前，月色真好，我要坐下来好好抽它一根烟

只有遥远的事物才容易接近我们的心灵



踏遍千山万水，不如膝下足来，在内心寻找永恒的宁静



稿纸上的蝴蝶

何立伟 文/图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稿纸上的蝴蝶/何立伟 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6

ISBN 7-80040-595-8

I. 稿… II. 何…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6518 号

书 名:稿纸上的蝴蝶

作 者:何立伟

责任编辑:祁周虹

装帧设计:蒋宏工作室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62183683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厂: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75 千字

印 张:7.75

印 数:1-5000

版 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595-8/I·448

定 价:12.80 元

目
录

目 录

闲 话 闲 说

1

3	忽然想起韩少功
7	这么一个人和这么一面镜子
10	我说康笑宇
13	老 邹
15	说一个人,叫老何
17	真正的好东西是流行不起来的
23	意外之美
26	闲话丰子恺
29	关于汪先生
33	才子及其他

- 37 关于阿斌
44 真实比什么都好

异乡异地

- 49 忆江南
51 山地民歌
53 写信
55 情牵
57 经验
59 感动
62 节日
66 墙上的画
68 上海的吧
71 上海乡情
74 薤菜·眼泪·乡愁

家有犬子

- 79 童话与我们

82	宽 儿
85	蚕 豆
87	儿 戏
90	花 炮
93	椅子三条腿
97	差 别
99	摹 本
102	腰间的皮带
105	初三的儿子

胡思乱想

111	未来的婚姻
114	阿甘的屁股
117	读与不读
119	惶 乱
122	下面呢,没了
125	这个事情好快活
129	“一切”是什么?
132	爱和期待

- 134 关于物质生活
139 皆大欢喜
142 变与不变

人 世 只 眼

- 147 牙齿一痛,人就变傻
150 名 片
153 女人与眼镜
155 前 途
158 谁能了解他们吗?
162 说话不脸红
164 同 学
167 身不由己
169 一点辉煌也没有
171 一个朋友
174 捡来的女人
176 两个女孩
178 小 姜
181 与脆弱无关

- | | |
|-----|----------|
| 184 | 给老赵表错了情 |
| 186 | 糟糕的事 |
| 188 | 变 故 |
| 190 | 病 友 |
| 194 | 生活的风景 |
| 197 | 两柜子打折的衣服 |

岁 月 流 年

- | | |
|-----|--------|
| 201 | 冬天的记忆 |
| 205 | 窗子上的棉被 |
| 207 | 绰 号 |
| 209 | 红像章 |
| 211 | 娟 子 |
| 214 | 老 根 |
| 216 | 凉开水 |
| 219 | 拾人旧梦 |
| 221 | 图画课 |
| 224 | 庐山与故人 |
| 226 | 腊肉的挽歌 |

- | | |
|-----|-------|
| 229 | 吃辣椒 |
| 232 | 旧梦与回忆 |
| 235 | 烤火 |
| 238 | 去看王老师 |

闲话闲说

XIAN HUA

XIANSHUO



马歇尔和心来到家门前，
月色真好，我坐在下榻处抽完一根烟。



当影子和心事来到家门前，
月色真好，我要坐下来好好抽它一根烟。

忽然想起韩少功

近来我人在京城，却时常接到包括湖南在内各处地方朋友的电话，问我韩少功现在哪里，如何与他联系，倒好像我对少功的行止很是知底。我说，不晓得，真的不晓得。

但我晓得少功现下在湖南而不在海南，他回故地，也许找过我，也许没有。这当然只由得他，由不得我。不过一个人让许多人挂牵，这人必定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人。

少功与我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先后同学，在学校时我并不认识他。我认识他之前是先认识他的小说：《月兰》、《飞过蓝天》、《西望茅草地》和《风吹唢呐声》。那时湖南写小说的人甚众，但我却独独喜欢少功的作品。他的作品

有一种别人不及的质地，就是思想与情感格外深沉。他的小说中总是有一种比呜咽更能打动人的声音。“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的小说每每有杜工部的这种情怀。让人生出的感动由是深远而广大。

后来我也写小说，就认识少功了。我同他一起参加过三次笔会，一次是湖南本土作家在湘西天子山开创作讨论会。大暑天，在山顶的白云深处喝茶聊天，一面居然还要烤炭火。在猛洞河里乘船漂流，吃刚刚从水里打上来的鲤鱼。那时节生生猛猛地谈文学是一种兴味，消消停停地游逛是另一种兴味。而友谊也正是在这两样兴味中不知不觉绿油油地抽了芽。还有一次是去海南，时在1987年，海南尚未建省，《钟山》组织了一个笔会，去的人是最有意思的一群人：李陀、陈建功、高行健……时在《钟山》做编辑的苏童和范小天也是整日一起厮混得热闹。最有趣的是苏童他们把一尊活佛样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竟也弄来了。坐潜艇，坐登陆艇，游泳，吃椰子同西瓜，在海边星空下聊天，话题比天上的星还多还散还璀璨。聊到半夜了意兴阑干，回到海军招待所。我同少功住一间房，又接着聊。少功是一个私人话题不多的人，他好像一枚坚硬的核桃，任何人都不容易深入到他的个人内心世界里去。但那一回他跟我说，他喜欢海南。假如生活在这里，他愿意。少功不是一个乱弹琴的人，两年以后，海南刚一建省，他就举家南迁，来到这当年苏东坡的流放之地。

最后一次笔会是去越南，这回却是少功组织的，他先前允诺过，有好玩的机会叫上我，果然叫上了。在船上和陆地，我都是同他住一间房。我们聊起天来已是非常之随便。那时节《马桥词典》的官司尚在进行时，我有一些疑惑，我先前认为少功不是一个好斗争风之人，他没有必要非打这一场到头来没有赢家的官司。后来少功正色同我说了一席话，我总算明白他坚意捍卫的究竟是什么。

我无言以对。可以说，站在他的角度和站在法律的角度，他起诉他的对手都是被迫、惟一、而且不能不说是正确的选择。我估计很多人都不会理解这一点。这是因为要理解韩少功太不容易了。他的思维达到的层面不是一般人所能深入进去的。况且看上去他又是那么的颇有城府。

少功去海南后我们倒常常有些通信往来。据说少功读我写给他的信大感快活，而且他还经常把我的信在电话里读给在海南的其他湘人听，让众人快活则个。他出的集子甚至还把我的信收了进去。这也让我快活则个。

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很喜欢少功的作品，少功每有新作，她必定译介到法兰西去。有一本新译的作品要付梓出版，安妮问少功，请一个熟悉你的人写序，请谁呢？少功想了想，说，何立伟。少功同我说了，我也跃跃欲试。开了几个头，都没有写下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要说透少功的人同少功的作品，其实都是一桩难事。他比我认识的大多数作家都要复杂，他的学养、知识结构、思想、道德情怀，包括人格魅力，都太丰富，以我的浅薄，是绝对谈不出少功的深刻来。这事虽然后来不了了之，但我却一直萦绕在心，不能释怀。

少功去海南后，其实小说写得很少，《马桥词典》是他惟一一部发表的长篇。此前我晓得他虽然也写过其他的长篇，但始终都未脱稿。他写得太认真，太要求完美。作为中国最严肃的作家，他从不生产文字垃圾。写作对他来说不是个人的意兴挥洒，而是对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与社会的道德承担同理性批判。有时写小说太绕弯子，于是有那么一阵，少功开始写直陈胸臆的思想性散文，论域之广、之深，风格之恢弘、之遒劲，中国作家中少有比肩者，让人读来每每血脉贲张，拍案惊起。从那些痛快淋漓的文字里，你会感受到什么是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以及人格力量。

少功也经常回湖南,有时找我,有时不找,视时间与心情而定。把聚之时,每有朵颐大快。说起海南来,少功必用“客居”二字,说明他无论如何也融入不了那种商业味甚嚣尘上的主流生活。他用海南话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称自己一去经年,却只会讲这几个佶屈聱牙的数字,还是为了买菜时与农妇讨价还价之实用。

许多年前,少功出了一本小说集,由他的太太梁玉立写跋,我记得那跋里很含蓄地提到少功与她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迟早要实现。写跋之时少功一家还刚刚南迁椰岛,新的生活同新的事业还刚刚开始,但显见得他的梦想与海南无关。我那时也听说过少功喜欢田园归隐的生活,他在长沙时有一位姓朱的朋友对佛学颇有研究,据说少功常同朱朋友一起到开佛寺与主持戒圆大师谈佛论道。朱朋友同少功的姐姐一起在江水农村当知青,少功与他一起重返江水,一路之上的谈资莫不与佛家思想有关,就是那一次踏返,回来之后少功就写了《西望茅草地》。但是,也许有比一部小说的构思更重要的人生设计同生命觉悟也在那一段时期悄然产生了亦殊未可料。我总隐隐有一种感觉:少功人格里出世的东西比入世的东西更多,也更真实。他对人生参悟得太透彻了,他知道生命的安息之地在哪里。

后来,也就是今年,少功辞去了海南作协主席和《天涯》社长等一干职务,真的归隐到了湖南。据说他在他原先下放的农村造了房子,有山有水,茂林修竹,与世隔绝,沉潜于一派绿幽幽的绝尘的恬静之中。这就是她太太在那篇跋里提到的梦想么?

我这几年一直在外面奔波,身无定所,心亦无定所。现在少功回去了,我也要回去了。

田园将芜,胡不归?

但是,路呢?

这么一个人和这么一面镜子

大年三十夜，曾正明七点来钟就在远远的爆竹声中上了床。这时候全国人民都在电视机前收看一年一次的春节联欢晚会，收看那些越来越不好笑的相声同小品。团圆饭，曾正明和谁团圆？和孤独，和孤独中的自由，和岳麓山后山上的一片广大的沉寂以及更加广大的心灵的安谧。七点多钟上床干什么？看书，古旧的书和前卫的书。圣贤同哲人在这个时刻随风潜入夜，来到艺术家曾正明的床前。可惜啊，床板子下头只有几瓶劣等的酒。可惜啊，连酒杯子都没有。

九点不到，这间土砖房的惟一一点工业文明的标志，一盏四十瓦的白炽电灯就熄灭了。全中国都在热闹，

只有这间半山腰间的孤单的农家小屋静静入眠,示意着自己的孤绝和对俗世快乐的拒斥。也许这个时候,连中国的众多的大小寺庙都免不了喧声一片呢。

这个曾正明,这个画工笔画的学人型的画家,这个独立傲世的人,就这么坦然地滑入了自己的梦乡。他的梦乡里有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正如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如此这般与世隔绝的生活一样。

大约十年前,我与曾正明有一些过从,那时他在湖南师大艺术系当副主任,请我去给他的学生讲文学,还请我到他家里去看画作同聊天。他的妻子实在年轻漂亮,衬得他那筒子楼的屋舍简陋破旧。他那时也不修边幅,胡子拉碴地谈着最干净的艺术和古典文学,谈着逝去的大师和永存的作品,他的激情和天真让人受到撼动。我感到他就是一个为艺术而活着的人,是一个艺术的思索者加理想主义者。后来有一天,他来找我了,从十多里远的对河的“师大”步行而来。他面容憔悴,但眼睛闪亮,他来找我借两万块钱,为的是要买岳麓山后半山上的一处几近废弃的农舍。我那时是真的没有余钱,我的日子除了快乐也只有清贫。但我说你不要急,我给你想点办法。我带他去找另一个有钱的朋友,但是遗憾,那朋友并没有借钱给他。他有点失望,在街头的人群中消失了自己一筹莫展的身影。

再后来我就几乎没见过曾正明了。我听说他同他漂亮的妻子离了婚,也没有要学校的住房,一个人租住在山上的农舍里。他为什么与那么漂亮的妻子离婚?为什么选择一种遁世的生活方式?人们只能告诉我消息,不能告诉我原委。

上个星期天,早春难得的晴好日子,我同几个朋友去看曾正明,带路的是吴龙辉博士。

这么多年不见,他更添了一分不修边幅的邋遢,也更添了一分